# 欽欽新書 一

序

惟天生人而又死之人命繫乎天迺司牧又以其間安其善良而生之執有辜者而死之是顯見天權耳人代操天權罔知兢畏不剖毫析芒迺漫迺昏或生而致死之亦死而致生之尚怙焉安焉厥或黷貨媚婦人聽號噭慘痛之聲而莫之知恤斯深孽哉人命之獄郡縣所恒起牧臣恒值之迺審覈恒疏決擬恒舛昔在我

健陵之世藩臣牧臣恒以是遭貶稍亦警戒以底愼比年仍復不理獄用多冤余旣輯牧民之說至於人命則曰是宜有專門之治遂別纂爲是書冕之以經訓用昭精

義次之以史迹用著故常所謂經史之要三卷
批判詳駁之詞用察時式所謂批辭之雋五卷次之以
淸人擬斷之例用別差等所謂擬律之差四卷次之以
先朝郡縣之公案其詞理鄙俚者因其意而潤色之曹議
御判錄之唯謹而間附己意以發明之所謂詳刑之議十
有五卷前在西邑承
命理獄入佐秋官又掌茲事流落以來時聞獄情亦戲爲
擬議其蕪拙之詞係于末所謂剪跋之詞三卷通共三
十卷名之曰欽欽新書雖奮舉相附不能渾成而當事
者猶有考焉昔子產鑄刑書君子譏之李悝作法經後

人易之然且人命之目不在列下逮隋唐與竊盜鬪訟混合不分世之所知者唯沛公之約曰殺人者死而已至

大明御世律例大明而人命諸條粲然章顯謀故鬪戲過誤之分胥列掌示斯無餘憾顧士大夫童習白紛唯在詩賦雜藝一朝司牧茫然不知所以措手寧任之奸胥而不敢知焉彼崇貨賤義惡能咸中無寧聽事之暇明啓此書以剳以翼為洗冤錄大明律之藩閑則推類克類庶亦有裨乎審擬而天權不謬秉矣昔歐陽文忠在夷陵公署無事取陳年公案上下紬繹為一生之所資

助況身都厥位不慮其職事哉謂之欽欽者何也欽欽

囿理刑之本也道光二年壬午春洌水丁鏞書

總目

# 欽欽新書目次

## 第一卷 經史要義一



## 第二卷 經史要義二

誣服伸理 錢若水　誣服伸理 向敏中

誣服伸理 胡宿○夢告　夢告得屍 黃榦

夢告知痕 張洽　代囚伸理 朱壽昌

代囚伸理 侯詠　代囚伸理 劉敞

橫羅伸理 王平　橫羅伸理 鄭云敬

圖賴辨誣 李崇　圖賴辨誣 謝獬

圖賴辨誣 孫長卿　圖賴設禁 陶承學 大明律

圖賴反坐 南九萬　察色知殺 高柔

察色知殺 胡質　察色知殺 蔡君山

察色知殺 張逸　察色知殺 尹以健

聞聲知殺 鄭子産　　聞聲知殺 嚴遵

聞聲知殺 薛混　　聞聲知殺 李寶林

聞聲知殺 朴英　　測井知殺 張昇

射鳥誤中 何承天　　盜菜誤中 程公逸

爭鵝誤殺 薛晋卿　　擊雀誤中 答里麻

習射中母 許積　　蹴傷誤殺 張洽

嬉戲誤殺 南九萬　　惷愚減死 金逌國

聾啞減死 金錫胄　　幼弱減死 肅宗朝

子復父仇 房廣　　子復父仇 成宗雋

子復父仇 錢廷慶　　子復父仇 李璘

官長濫殺 李景建 李弘述　　豪奴濫殺 董宣
豪奴濫殺 洪允成　　豪族濫殺 臨川王妾弟
豪族濫殺 葛源　　豪族濫殺 徐選
私殺奴婢 世宗朝 大明律 大典　　私殺婢夫 李伯溫 大典附錄
叛奴弒主 李來輝　　繼母殺父 防年
繼母殺父 沈李彥　　謀弒繼母 杜亞
弒母行賂 存伊　　弒父辨誣 尹百源
殺母奸夫 金錫胄　　父母殺子 賈彪 蘇軾 俞瑋 虞允文
父母殺子 明川婦 徐甄 明律　　以孝殺妻 卜道咸
舅姑殺婦 柳公綽　　誣婦殺姑 于定國

宿海得屍 蔡君山　網水得屍 馬亮
爬江得屍 李浣　風葉得屍 周新
尾蛇得屍 葉宗人　斬丐克首 宣歙道
髡儒作僧 順菴說　稍苫執犯 周新
毒酒發奸 范純仁　左髭辨殺 歐陽曄
左髭辨誣 錢惟濟　死後假燒 張舉
油傘見痕 李處厚　櫸柳作痕 李南公
野葛中毒 賈昌齡　荆花中毒 許進
旱蓮中毒 江待舉　醫藥救死 葉南巖
賂獄竟死 范蠡

# 欽欽新書卷之一

洌水 丁鏞 輯

## 經史要義一

斷獄之本在於欽恤欽恤者敬其事而哀其人也然且斷獄之法有經有權不可膠柱其或法律之所未言者宜以古訓古事引之爲義以資參酌玆摭經史要義以備採用

### 眚怙欽恤之義

帝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蔡沈曰眚謂過誤災謂不幸(古注災害也)肆縱也(古注肆緩也)怙

謂有恃終謂再犯古注云怙姦自終賊殺也古注恤憂也○朱子曰

此二者皆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聖人畏刑之

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贖惟恐察之

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

無知而抵冒至此也○朱子曰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

禍福之說故多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

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今之

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

罪之當殺者莫不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旣云奏裁

則大率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是乃賣弄

條貫侮法而受隸者耳何欽恤之有

康誥曰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

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蔡沈云此所謂刑故無小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

意歟

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蔡沈曰情適輕者舜之宥過無大康誥之大罪匪終是

也情適重者舜之刑故無小康誥之小罪匪眚是也。鏞

眚灾肆赦怙终贼刑乃按獄之大經上自堯典康誥

吕刑相傳爲法凡按鬪殺之獄者宜於眚終二字十分

凝思是過誤耶雖當下致命必殺無疑是故犯耶雖小

限已過追究必殺按獄之要惟此而已

辭聽哀敬之義

吕刑曰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

庶中正

蔡沈曰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訟之要必於其差而察

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

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

啓刑書胥占者辭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鏞按哀敬者欽恤也刑書者如今無冤錄之類也胥占者諸人相與解釋其義如筮家之有旅占也

呂刑曰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蔡沈曰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丘濬曰單辭者俗所謂一面之辭也及夫兩造具備則獄有兩辭矣卽其兩者之辭而析之私家之家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鏞按單辭者一偏之詞法官苟至明至清則但聽其單辭而民之情僞莫不逆中不待兩造而決之

也故孔子謂子路能片言折獄片言者單辭也明清者

折獄之本也

周禮秋官小司寇以五聽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

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鄭玄云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顔色不直則赧然觀

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視不

直則眊然○鏞案專憑氣色則竊鐵之疑有時乎誤事

也

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蔡沈曰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厚視民

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鏞案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理獄之義精誠而已思之思之鬼神其通之精誠之所感格卽鬼神來告之余亦躬驗之矣此唯善良之人可以與斯若夫夸誕自矜以馳騁口辯之才者不可以語是也

明愼不留之義

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離照在上明之至也艮之有節愼之至也卦自否來五之三乾體離斷遂以艮死是用刑也視彼離獄離爲防閑本有

囚人吾刪五今獄其空而不留獄也治獄之法生者生之刑者刑之久囚不決非先王之至理也故至治之世囹圄空虛〇案月三同推之法以今觀之似若太數然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時者三月也則三月者決獄之大限也月三同推不亦可乎近世鬪殺之獄久囚不決或至十年或至二紀其當死者以久囚贖其生命猶之可也其當生者緣官怠慢老瘦獄中不亦寃乎居官者或過傳生之獄宜念火山之象亟決亟放如救焚拯溺不可慢也

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蔡沈曰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蘇軾云服念爲囚求生道也)◯丘濬曰此卽易所謂緩死也唐太宗謂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爲五覆奏正得要囚至于旬時之意◯鏞案獄者天下之平爲囚求死則非平也爲囚求生亦非平也然其所以求生而不求死者誠以死者不可復生生之而求其死尚未晚矣死之而求其生何嗟及矣故按獄者必爲囚而求生也◯總之決獄之限不踰旬時經年閱歲不生不死旣成老獄詞證俱絶則可生者不可以傅生當死者不可以斷死聖王之

法不如是也

司刺宥赦之義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聽獄訟節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鄭玄曰刺殺也七賜反宥寛也赦舍也○鄭衆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鄭玄云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賈公彦曰先鄭以爲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若如此解則當入一赦

惷愚之中何得入此三者之内故後鄭不從也◯鏞按此三者獄事之所恒値也爲獄官者若遇此類能引經以宥之不亦善乎

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連上文

鄭衆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鄭玄云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賈公彦云按曲禮八十九十曰耄七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與此先鄭義合未滿八歲則未齔是七、年者若八歲已齔則不免也◯鏞按漢法七歲以下八十以上雖在赦科而手殺人者猶不能免坐其法嚴

矣然童孩嬉戲轉成鬪爭或至邂逅致死者恐有可議也

大明律曰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見名例律)又曰凡應八議之人及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若廢疾者並不合拷訊皆據衆證定其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若篤疾皆不得令其爲證○大典通編云鄰兒因戲相詰頹仆致死而犯者年未十歲則分揀增注云十歲以上十五以下因戲殺人者次律減等○鏞

按周法漢法明律國典各自不同今之按獄者宜以國典爲主而參引古義也

過殺諧和之義

地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節 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鄭玄云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曰惠伯叓成之賈公彦云文七年注云平二字復爲兄弟如初

○鏞按大凡殺人之獄有三等一曰故意殺二曰鬪毆殺三曰過誤殺故意殺者料其必死而殺之也鬪毆殺

者乘憤使氣只料其傷不料其死而致殺也過誤殺者
若司刺三宥之條一不識二過失三遺忘之類是也此
云過而殺合三宥而一之也鬪毆之殺上之可屬於故
意下之可傅於過誤毫髮之差生死立判按獄之臣最
宜致慎者惟此而已又按過而殺者鄰里調諧卽聖人
之法近世或有鄰里調諧者吏必發之縣官窮治如奸
究雜施虐刑斯何意也先王設官以調之令人鉤隱以
發也非經意也若故殺毆殺之類不得不發以懲之矣
○又按大明律有尊長爲人殺死而卑幼私和之律上
焉者杖一百徒三年下至徒一年杖一百卑幼被殺而

尊長私和者各減一等受財者許贓非其親而私和者杖六十（見刑律之末）國典所謂殺獄受賂私和者依本律勘罪者是也（刑典殺獄條）然此皆故殺鬪殺之謂也若過誤殺者周禮既令私和不當引律雖受其財物以備斂葬無可罪也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不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連上文）

鄭玄云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也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鏞

按此經不可解也有仇未報私自處義如曲禮檀弓可也若王者立法宜與私義不同凡殺人之父者殺人之兄弟者王者當執而殺之豈可使下民私讎之而已乎既不能以法殺之又令其含哀懷冤者避諸四海之外避諸千里之外令不得安居中國豈王政乎若云貴戚大臣枉殺人命不得行法姑令讎人遠避則孟子云瞽叟殺人臯陶執之又何說也◯又按主友者如司城貞子蘧伯玉爲孔子所主也類鄭以大夫君爲主則主友連文不穩帖也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仇讎擅殺之義

秋官朝士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鄭玄云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賈公彦云凡仇人皆王法所當討得有報仇者謂會赦後使已離鄉其人反來還於鄉里欲報之時先書於朝士然後殺之無罪○鏞按此謂仇人在逃其殺死之案書在朝士特以其在逃之故法官不能殺今苦主遇於道私自擅殺以仇人罪案已書在法司故得無罪也鄭玄將報而先告之恐不中理仇人罪在應死則法官當執而誅之豈可使苦主私自任殺乎仇人罪不應死則苦主來告官當禁之豈有來告之理乎鄭說未允故賈氏

又爲會赦之說亦非也古者刑之赦之皆視情法過有慶喜不問有罪無罪咸宥除之者後世之法也以此解經可也

大明律云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時殺者勿論○續大典云其父被殺成獄不待究覈擅殺其讎人者減死定配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按近世凡復讎之獄不問本事惟以節烈許之槩不成獄此大弊也甚至被殺不明而私指爲讎公然復讎者有之豈細憂哉

地官調人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

鄭玄云反覆也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賈公彥云邦國交讎之者其殺人者或逃向隣國近之之國得則讎之○鏞案寃人既殺其父又殺其子其意欲無讎以忘憂故令國人及鄰國之人皆讎此人所謂人得而誅之也閻青集云朱希儒毆殺朱邦寵後恐復讎又殺邦寵之子朱之高此所謂反殺也謂之反殺者猶俗所云賊反荷杖之反也

曲禮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鄭玄云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

求殺之乃至鄭荅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孔穎達云不反兵者謂帶兵自隨也若行逢讎身不帶兵方反家取之比來則讎已逃辟終不可得故恒帶兵見即殺之也◯鏞案讎可殺則殺之不共戴天也讎不可殺則避諸四海之外亦不共戴天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士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出檀弓

鄭玄云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陳澔曰不及兵者不反而求兵言恒以兵器自隨○鏞按朝者百官府署考工記曰面朝後市疏有誤文與曲禮不合者所聞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趙岐云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

○孫奭云周官云父之讎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共其國蓋非周禮歟又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則殺之而不義在邦不可殺者必避之而已○鏞

按此章非復讎之說注疏恐非也凡復讎之法甲殺庚則庚之子殺甲而已若殺甲之父則是怒甲移乙非復讎也王法所不許也天下之事變無窮若甲殺庚而庚之子殺甲之父則法當奈何恐宜成獄償命不當引孟子此文以復讎之獄處之也

義殺勿讎之義

地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鄭玄云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賈公彥云古者質故三者被辱即得殺之也

○鏞按殺人而義者謂被殺者身犯大惡不孝不友悖逆淫亂情理罔赦者以義殺之也豈可以辱我父兄而私遽殺之乎賈疏謂古人質朴辱則殺之非矣○又按今之郡縣卽古之列國凡所謂不同國者今當以不同邑處之

受誅不復之義

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定四年）

何休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謂伍員之父無罪而死）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者取讐身而已不得兼讐子復將恐害已

而殺之時子胥因兵之衆墮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去迴猶先也〇又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絶不得殺〇鏞按周禮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春秋傳曰父受誅子不得復讎此二條最宜表章以爲斷獄之權衡也唐徐元慶殺縣尉以復父讎柳宗元駁議引此二文其義遂確此可驗也見下篇

## 議親議貴之義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鄭注云辟法也麗附也議親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故謂舊知也議賢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鄭因叔向被囚祈奚請有語功謂大勳力立功者議貴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勤謂憔悴以事國賓謂所不臣者三格二代之後與◯賈公彥云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漢法墨綬爲貴若據周禮大夫以

上皆貴也○鏞按國史使臣殺人皆請償命然議親
議貴周之經法不可一以律從事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
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
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弊屣也竊
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趙岐曰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天理民王法不曲豈
得禁之也○鏞按此經可疑恐皐陶不得執旣執舜不
得竊負而逃別有論辯
辯曰天下莫大於君父枉法之與逼君而使之去其罪

孰重枉法之與聽父之繫于獄其難孰甚爲人臣而執吾君之父曰汝殺人當死天下無此法也其君一朝去其位方且恬然而不往追曰爾去矣吾不能屈吾法也任其終身而莫之反天下無此義也身爲天子而聽其臣之執吾父繫于理曰法也吾且奈何哉棄夜微服而踰其墻破其扃行竊盜之事而僅以脫其命天下無此事也或者曰臯陶既執舜烏得而竊之張南軒曰既執於前而使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之義當如是也臯陶未始有執法必伸之意而惟舜去之爲說也瞽叟則殺人而不死矣舜則去矣法不能行而惟君

之去位彼此俱無當矣且舜旣將去其位是匹夫也匹夫而遂士師之囚不犯法乎將以前日之爲天子歟一下堂則匹夫也而不忘前日之爲天子是不知分也皐陶知舜之來竊也而爲之跪其垣墉緩其桎梏不放不。牢羈縻而待其至陽爲不之覺者而縱之是詐也天子則下瞽矣匹夫則犯法矣士師則詐不以實一擧而三失畢具天下無此事也且皐陶何法哉瞽叟嘗欲殺舜姑舍是謨蓋都君者象也舜以天命得脫而象則弑其兄者也皐陶之爲士也盍執焉執之誠不得封之有庳盍爭焉縱弑其兄今天子者之象而寘之敢執聽其錫

土田爲公侯而安焉孰殺一凡民之瞽叟而繫于理亭

舜也去其位而眞之少撓皐陶何法焉何厚於象如此

而薄瞽叟如彼哉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則

如之何曰不䟦執◯按孟子所言固是記錄之差然孟

子之時殺人之法之嚴於此可見今世貴族殺人輒得

以勢而免死非天理也

亂倫無赦之義

康誥曰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

玆無赦

蔡沈云禮義不明人紀廢壞父子相夷兄弟相賊民彛

必大泯滅而斎亂矣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吕氏曰凡言文王作罰者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

弑逆絶親之義

春秋左氏傳曰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

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于諸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飮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馬摺幹而殺之◯胡氏云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

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循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杌季彦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爲親禮也夫絶不爲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

禮記曰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當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

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后擧爵 檀弓

按弑逆之獄隨用極刑不問情理故史册無傳惟留青集錄弑母弑兄弑夫弑主等獄判編在下篇當事者考焉

盜賊擅殺之義

秋官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鄭衆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鏞按此卽今所稱明火賊

也謂盜賊軍於鄉邑及私家者凡人殺之皆無罪鄭解

句絶恐誤

大明律云凡夜無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時殺

死者勿論

獄貨降殃之義

呂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

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蔡沈云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

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鏞按非天不中以下謂人

之決獄有中有枉而天之降殃罔有不中惟此下民繫

於天命文無所逃避也若使天罰不如是之至極則凡此庶民必不得一條善政之播于天下矣言君牧畏天之罰猶行善政於天下若無畏天之心庶民無以見此善政也余在南土見凡人命之獄無一不屬眞殺者行貨而得脫被誣者斬䏚而遂罹其有一清明之獄哉尚記

先朝判咸奉連獄案有云財羅貨網橫罹靡託之容鷹於戲

聖人其知之矣

# 欽欽新書卷之二

洌水 丁鏞輯

## 經史要義二

### 誣服伸理

宋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斷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録事叅軍鞫之録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

其獄數日不決録事詣若水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熟觀其獄事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日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鏞按大明律家長故殺奴婢者杖六十徒一年而若水之

時富民殺小女奴論以應死是必宋法與明律異也或
其暗投水中與顯殺不同其情慘毒故論死歟

誣服伸理

向文簡公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寄止主人不
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
人并囊衣踰墻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
納且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
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
爲人所殺先在其中血污僧衣明日主人探訪得之井
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

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與
刀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府中皆不以爲疑
獨敏中以贓仗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
其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
對敏中因密使吏訪之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
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
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
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
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
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按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

神○按此條可疑婦人既隨盜踰墻又何被殺於井中乎僧之失足投井亦不近理恐傳聞記錄有差也

誣服伸理 夢得神告

胡宿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因曰朝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按憚箠楚而誣服者余亦屢見民愚如此不可不察.

## 夢告得屍

黃勉齋幹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飮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哉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屍

## 夢告知痕

張洽爲袁州司理叅軍（即朱子門人）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左脇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

## 代囚伸理

宋朱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勢與財得不死時又殺人乃賂里民代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其囚詰之曰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彼書卷抑汝女爲婢指錢爲屋直又不婿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覆面曰囚幾誤死遂以實對壽昌立取子良正法

代囚伸理

宋侯詠爲綿州參軍土豪趙寶殺人誣其傭令代死且賕吏成獄詠辨狀立正之一郡以爲神明

代囚伸理

宋劉敞知楊州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户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傅致益牢將論因敞曰寃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爲已直乃敢告盖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爲神明

横罹伸理

侍御史王平字保衡章聖初爲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傍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保衡意疑甚州將趣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月河南逊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幾誤殺平人○按河南逊移至許者河南

與許州鄰近河南以逃户自許州来故移文至許州也殺人者内怯不能自安逃至河南也逃户移文之法誠亦良制而吾東廢格不行

横羅伸理

高麗𢘆愍王時鄭云敬爲福州判官州有僧路遇賊被捶垂死驛吏問其故曰吾持布而行路傍見有餉蓋田者又見耘田者俄有人自後来擊曰我乃耘田者呼與語汝何不應仍奪布而去言訖而死牧使執耘田者鞫之取服云敬自外至曰愚民不忍訊杖而恐怖失辭耳牧使令云敬更鞫之即召田主問曰僧過去時傍有何

人田主曰有一人言僧所持布可充酒價於是拘其人置外先鞫其妻（其人之妻）曰某月某日而夫（而汝也）遺汝布若干有之否妻曰然夫以布歸曰貸布者還之卽鞫其人辭屈而服牧使驚問之云敬曰盜賊必秘其跡惟畏人知其曰我耘田者詐也邑人皆服王問之名賜酒奬之

按此猶易辨者也（云敬卽道傳之父）

## 圖賴辨誣

魏李崇孝文時都督江州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涉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追役責覘絶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

思安見之莫辨又有巫女楊氏自云見思謊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益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伏引獄得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楊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詣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訪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見之慶賓悵然失

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吏問荅

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

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圖賴辨誣

宋謝麟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鬪旣歸而所親殺之

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按所

親謂死者之親屬死者旣死可領其財者也此亦誣賴

之類

圖賴辨誣

宋孫長卿知和州民訴弟爲人所殺者察其言不情乃

問汝户幾等也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并有其貨乎按之果然矣

圖賴設禁 誣賴有律

陶承學守徽州民負氣好訟有告殺人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弟非有沈寃而戮其腐骨即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不得實即重坐誣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按此圖賴之禁也

大明律曰凡誣告者各加所誣罪二等或三等至死罪所誣之人已斷者反坐以死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

大明律曰凡祖父母父母故殺子孫及家長故殺奴婢圖賴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若子孫將已死祖父母父母奴婢雇工人將家長身屍圖賴人者杖一百徒三年○其告官者隨所告輕重並依誣告平人律論罪律例甚煩今不盡錄當事者宜考焉○按圖賴或稱白賴譯之以東語卽云用惡亦云膽持其白賴者東語謂之生膽持意可通也東俗尚不知圖賴爲何事凡人命之獄圖賴居半而律文在案不知此罪卽圖賴故凡圖賴者莫之照律理屈而退帖然無事獄訟以繁莫之有懲斯亦掌邦憲者所宜講也

誣賴反坐

南相國九萬論金厚男定罪議云厚南欲泄憤於崔南山掘取其弟家病斃之男兒屍稱爲己子而誣以南山之踏殺送其女兒於弟家以爲藏跡之地乃使時丁呈狀官家檢屍成獄南山終至於杖斃今論以誣告律論狀之時丁爲首而償命主謀之厚南爲從而免死則原其情狀輕重爲乖論以謀殺人則厚南以立謀爲造意時丁以呈狀爲加功皆當處以一罪而或慮此獄誣告爲當律謀殺爲比律此該曹之所以有所疑難以請詢於臣等者也然今觀二人之情犯若以誣告斷之時丁

以發狀之人反坐處死固所當然而至於造謀發狀搜骨兇屍檢屍時識認成獄皆出於厚南則决無爲從而反輕之理且律之所以謀殺人非特以挺與刃而已雖擁迫遮阻恐嚇之類亦皆以加功處絞則今以殺人誣人搜屍立證者斷以謀殺人亦未知其不可也曾在先朝平安道有李枝恤殺獄枝恤之父則坐誣人呈狀枝恤之妻則坐虛認檢屍皆不免反坐處死今此二人所犯叅以前讞亦不可有所異同（　）按此大明律所云圖賴之獄也圖賴原有本律而吾東議獄不知引照故所論或失平

察色知殺

魏高柔爲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去表請逐捕并沒其妻子其妻盈氏及男女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詣廷尉稱寃柔問曰何以知夫死曰夫非輕狡不顧室家者又問汝夫不與人有讎乎曰夫良善與人無讎曰汝夫不與人交錢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時子文坐事繫獄柔乃召問所坐語次問汝曽舉人錢否子文曰單貧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舉子文恠事露應對不次柔詰之曰汝已殺竇禮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服

察色知殺

魏胡質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有士盧顯爲人所殺求賊未得質曰聞此士無讎而家有少妻所以死乎悉白其鄰居少年有書吏李若者色動遂窮詰其狀卽自首服罪(按稱有少妻則盧顯其老者也少年畜少妻凡下應云少妻老者畜少妻而其死無端者當發疑如此

察色知殺

蔡君山爲長溪縣尉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極召吏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服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出歐陽公集

察色知殺

張逸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長殺人誣道傍行者縣令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因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因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

察色知殺

尹以健為金城縣令時有何人橫屍道傍賊不得公輒解繫屍繩藏去察視多人中形色異者陰識之至近村民舍見壁有繩取前解繩合之弗差問其主名卽向所察識者按之具服一境稱為神明 肅宗時人

## 聞聲知殺

鄭子産晨出聞婦人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乃殺其夫也其僕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産曰人於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出論衡

## 聞聲知殺

漢嚴遵爲楊州刺史行部聞女子哭聲懼而不哀問之曰夫遭燒死遵勑吏輿尸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吏曰有蠅集屍首乃披髻視之有鐵錐貫頂一本作鐵鈷乃栲問云以奸淫殺夫

## 聞聲知殺

唐魏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飲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命吏捕哭者訊之對曰夫死而哭滉疑之再三拷問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于尸側有大青蠅集于其夫之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于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人以爲神◯按此與嚴遵事同也旣發疑心卽當觧尸檢驗而必令吏守尸待蠅之至始乃發驗者獄軆至重苟無詞證不能開檢也順菴政要云高麗時有妻殺夫獄驗之無傷刑官爲憂其妻問之知其狀告曰當置屍室中就蠅聚處驗之刑官從其言果臍中納小針釘之遂正其罪刑官之妻亦再適而來疑其有奸黜之

## 聞聲知殺

高麗李寶林宰京山府(廢王禑元年)道聞婦人哭曰哭聲不哀必有奸也執訊之果與奸夫謀殺夫者也○按此條亦必有事實不應神通如此記錄疏畧不可知也

## 聞聲知殺

朴松堂英(武吉 承)嘗爲金海府使在衙軒聞東鄰婦哭聲急使刑吏往捕之問曰汝何哭對曰吾夫無病暴死公再問之又曰吾夫婦同居無間鄰里所共知在庭下人一齊應曰然萬無他疑公使人擡其屍來內外上下轉輾視之並無痕跡婦人擗踊號哭曰天乎知我令公何爲

此下人無不潛歎至有流涕者公令仰臥其屍使軍校有力者自胷至腹奮袖按之果自臍中有刺長如中指迸出公即縛其婦曰吾固知爾有私速言之遂服曰某里某人約與同去乘其醉寢而行兇發軍急捕之其言符合乃置于法人問何以知之公曰初聞其哭聲不悲故速來而撿尸之際外雖號擗實有恐懼之色故知之耳

測井知殺

沈括筆談曰張昇知潤州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即往哭之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集

鄰里就井驗之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皆不辨而婦人獨知其爲夫何也訊問乃奸人殺之而婦人與謀也

射烏誤中

宋何承天爲劉毅叅軍毅嘗出行而縣吏陳滿射烏箭誤中直師雖不傷法應棄市承天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而犯蹕罪至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且夫不以乘輿之重加人以異制今滿意在射烏初非有心中人律過誤傷人猶云減刑况不傷乎應薄罰毅可其議○按直師當時與衛之官輿衛近於主將故飛矢來中者法曰棄市今特以過

誤故宥之

盜菜誤中

東坡外祖程公逸諱仁霸眉山人攝錄事叅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所持刀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因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咋大聲)汝寃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寃守不聽移獄竟殺盜公坐誄遂罷歸(誄謗讟也)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公福祿益盛○按貪一菜根以殺人無是理也衆搆旣成一人之言不能直之昭寃之難有如是矣

爭鶉誤殺

宋韓晋卿循吏也開封民爭鶉殺人王安石以為盜拒捕鬪而死殺之無罪晋卿曰是鬪殺也終持之不肯變

擊雀誤中

元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答里麻曰小兒誤殺同牧者寔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

習射中毋

國史肅宗即位之年（甲寅秋）廣州民李尚信嘗習射於家後庭場其毋適坐於籬内尚信彎弓將發之際手脫

落矢雖絃横發正中其毋腰背間三日而斃歛葬後尚信請官自告請被戮死本府推覈得實尚信之父亦以爲尚信遭變之後累次自縊僅得救解使之受罪於官家事下刑曺議大臣領議政許積等議曰尚信毋之致死旣由於尚信射矢之誤中則在尚信之道不可一日自容於覆載之間宜卽自決以少伸罔極而雖曰當初自縊之時爲其父所執解至今不死亦可見其頑蠢無狀而子孫於父毋過失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自有本律非如比律之比朝家用法不可捨律而加其罪

上命依議施行○按此條雖有本律猝然遇之人必有

曷昌若引古事以爲重乎

蹴傷誤殺

張洽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来濫刑而致旱伸寃而得雨載於方冊可考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疑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

嬉戲誤殺

南相國九萬論李丰鎮劉曰丰鎮之殺人本無欲殺之情不幸墜水以至於死則斷之以償命寧不惻隱雖然

先王制律嬉戲而誤至於死毆他人而誤殺傍人皆處以償命此豈不原其情忍於殺人而然哉法意以爲不如是則不但死者之抱寃無以禁日後之相殺故也○按大明律嬉戲殺過誤殺明有減等之文周禮司刺之注過失之殺明亦不坐此劉有不審之疵矣

惷愚減死 此條非人命已與上篇司刺之義相照故錄之

金思齋定國曰余爲黃海監司時延安有百姓李同者方食與其父相詰擧食鉢投打其父本府具辭呈報余以事干綱常卽定同推官鞫之欲置重典推官不加刑訊卽以輸服㳒例監司必親問結案未久巡到本邑推

其易輸命因上階問之曰汝作重罪當死汝知之乎曰但被捉因直輸吾情不知其他余曰父子有天地君臣之分汝以鉢打父於法當死故吾將結案處汝於死因矍然失色曰早知吾罪至死當初豈敢抗父被推時寧受杖自諱何遽直輸也吾實不知父重至此平昔每因相詰或詈罵甚則或以物抵打此吾常事也今以後始知父母之重令公濟拔令姑勿罪後當勤事吾父余聞而哀之曰不敎而刑是罔民古者導之以德齊之以刑良有以也今推官暫杖警而赦之始知用法不可膠柱也出思齋摭言

聾啞减死

野史肅宗朝有聾啞而殺人者名曰愛立相臣金錫冑議曰愛立雖曰病人其手却能傷人害人以至於致死則殺人者當死固無可論第其不聞不言終無可以問罪取招案治勘結者且按法典以癡瘂侏儒一肢廢爲廢疾此言一處受傷而廢也以兩目盲二枝折爲篤疾此言非特一處受傷於病爲篤也今愛立旣聾且啞二用俱塞此正如篤疾者無間則本道之引用議擬奏聞之律請令該曹禀處者似不至於大誤伏惟上裁

幼弱减死

國史 肅宗七年京城民九歲兒俊傑與鄰居十一歲兒虎良鬪虎良被毆傷三日而死刑曹請刑訊取服

上敎曰殺人者死三尺雖曰至嚴年纔九歲時一蒙無知識之稺兒古人所謂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者正指如此者也斷以一罪實涉矜惻議于大臣左議政閔鼎重判中樞府事鄭知和以爲聖敎至當遂命減死定配

○按大典通編旣有小兒年未十歲分揀十歲以上減等之文則俊傑年未滿十歲自應在分揀之科也

## 子復父仇

漢鍾離意爲堂邑令邑人房廣（一本作防廣）爲父報仇繫獄

其母死廣痛泣不食意憐之乃聽廣歸殯丞椽皆爭不可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歛母畢果還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按此時子復父仇亦無明白減死之法故鍾離意密以狀聞俾得活之也

子復父仇

梁成安樂守淮陽爲常邕和所殺邕和後爲鄱陽內史安樂之子景雋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譙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爲屈法官至刺史 南史

子復父仇

南史孫棘傳云長城吳慶恩殺同郡錢中期子廷慶屬

役在都聞父死馳還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太守

郗顒表不加罪許之

子復父仇

石晉開運末李璘父爲陳友所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

祗侯友爲軍小校相遇京師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

言復讎按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

子復父仇 理屍殺仇

王世名父爲族侄俊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飜理乃

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和繪父像自

常帶匈侍立懸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報讎字毋妻

不知也賑閑遊邑庠手書忠孝格言一篇佩之旣而生子甫數月謂母妻曰吾旣有後可以死矣一月後辭歸孝子揮刀碎其首以歸於家歸白其母遂出向所封識祖價覥值首狀赴邑請死邑令驗實曰此孝子也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俟一死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讎命奚簡爲遂乞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絶吭而死◯按汪令云父屍有傷子未應死者謂檢驗有痕被殺明白則子之復讎合義不應償命也父屍翻轉固人子之所不忍見

然王世名以此自殺亦非孝子之中庸不可以爲訓也

子復父仇

野史中洲爲咸吉道觀察使李施愛之難匿於曲樓中有小吏指其處被害其子用溉結客北遊知小吏面貌及仕爲舍人詗知仇人八都乘昏挾斧而往斫斃之朝廷置而不問

子復父仇

國史仁祖十二年命杖配李文雄先是逆适之亂青興君李重老戰死豬灘适將李守白取重老首邀功于适及适敗走利川守白以漸适歸順貸其死至是重老之

子文雄斬守白頭詣闕請死　上議于大臣大臣吳
允謙金瑬等引梁成安樂之子京僞我朝申淛之子用
漑事以證之曰不斬守白者一時慮後之詐也子復報
讎者萬古經常之義也豈可以一時慮後之詐傷萬古
經常之義乎　上命原其罪只令杖配

子復父仇

國史　英宗十二年公洪道民朴聖昌刺殺父讎詣官
請命監司李宗白以聞事下刑曹刑曹趙顯奏曰聖昌卽
周官殺人而義者也幼穉逢變竄伏流離纔及長成狀
復九年之讎其事甚奇其孝可尚正合律條不告官擅

殺杖六十之文其母金目盲力弱不能拒完悍之男勢所固然而其子復讎之言樂聞而助成之此可暴積年隱痛之心設有處義之未盡亦合廢疾者罪不至死勿論之文也 上命弘門館博考故事弘門館引唐張審素子瑝琇梁成安樂子京爲本朝申溯子用漑復讎事言聖昌不當罪也 上判曰非特韓愈之議往牒與國朝故事俱有可援夫聖昌以九歲穉兒能知父讎尋母於九年之後雪恥於白晝之中化諸前人可謂特異自首官庭視死如歸亦無愧於昔之王世名矣特令除杖放送亦爲給復以彰其孝其母亦放使聖昌護歸事諭

道臣○按仇人殺父而棄母此必報之仇也

子復父仇

宋甄婆兒母劉與同里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稍長大念母爲知政所殺具酒肴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徃見知政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子復母讎

國史 肅宗二十六年黃海道谷山地金二婦者以童穉之年刺殺於場市之中以復其殺母之讎仍又歸身官家以請擅殺之罪道臣馳啓以聞下刑曹議大臣諸

大臣皆以爲宜褒不可罪　上命分揀○按甄婆兜孝
而挾者非夫人之所能爲也凡童穉之年能辨大事而
處事合義者多繫尊長指導按獄者但見其跡愕然稱
奇遂以浮動意欲成人之美而斷之或失於平允者多
矣獄者天下之平也每遇一獄必穆然内究參前依衡
毋軒毋輕期使之一毫無差於天平之秤斯可謂得其
中也

妻復夫仇

肅宗八年前敎奉甲勉杖殺愛奉愛奉之妻玉禮不勝
其忿打傷甲勉之額被傷十六日而死其子先斗訟于

官玉禮及愛奉二弟因繫施刑刑官李翊啓曰玉禮擅殺應死之人本非死罪復其父讎亦有可恕金錫冑曰玉禮既爲復讎固無代殺之理而不告官擅殺自有其律不可全釋從之

妻復夫仇

國史肅宗十三年慶尚道私婢春玉爲其夫復讎將償命該曹請議于大臣諸大臣皆以爲子之父妻之夫其義一也其所以處復讎之道不宜異視且其夫逢九致死之時發狀告官則擅殺之罪亦不當施此女義烈足以警俗可褒而無可罪矣傳曰春玉痛夫悲命含哀

積慮卒乃刺刃於讎人此實丈夫之所難能而出於鄉曲賤女極爲嘉尚合有褒奬律旣有爲父母復讎之文夫讎之自在其中可以推知擅殺之罪償命之律非所擧論特爲旌閭以示朝家彰善癉惡之意○按致死之初發狀告官則官何不執而成獄所謂逢厄或繫誤中官歸之過誤而此女擅殺之歟若然其讎人罪不當死故道臣將償命也凡不當死而殺之者殺者當死不得以報讎論也 聖斷出於特恩執法之臣不敢如此

妻復夫仇

國史肅宗三十六年慶尚道三嘉出身洪邦弼爲人所

殺其妻崔氏與其女洪氏積年伺便手刃報仇道臣以
聞 上教曰崔洪兩女意在必復終能伺便手刃又詣
官門自首其凜凜節義無愧古人此非但特原擅殺之
罪而已仍令問于大臣稟處判府事李濡左議政徐宗
泰皆言依法專殺後弊可慮旌閭之擧有難輕施特令
給復以示優嘉恐或得宜 上從之

弟復兄仇

國史 顯宗元年秋行三覆豊川民金八立以其兄六
立爲朴進所殺佯與私和誘進刺殺自就豊川獄願家
償命之律八立時年二十三 上特命減死定配

復讎殺官

唐楊萬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爲父報仇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二子竟伏大刑宋晉陽王栐燕翼貽謀錄○栐曰九齡君子喜人爲善林甫小人嫉人爲善好惡不同故也苟其父罪當死子不當報仇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爲人所擠陷以死可不報乎審素之仇所當報也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縣民甄婆兒報母仇殺人詔決杖遣之惜乎瑝琇之不遭聖時明主也(一)按傳曰父不受誅子報仇此條云父罪當死子不報仇斷又法官也所宜講也近世凡報仇也

獄不問本事之虗實惟以寬免爲務亦一蔽也必其本事如張審素之寃枉然後主殺者爲李林甫不可一槩言也獄者天下之平也毫釐有差已失其平不可以不愼也

復讎殺官 柳議韓議

唐天后時有同州平郌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柳州集

柳宗元駁復讎議曰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

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
誅莫得而并焉誅其可旌茲爲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
茲爲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
不知所尚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盖聖人之
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定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
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
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
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
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
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

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

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唐順之曰此等文字經鞫嚴無一字之懈怠○茅坤曰此議精悍嚴緊柳文之佳者

韓愈復讎狀云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

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奏聞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宜義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

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
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
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
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
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
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
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
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
罪者若孤稺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
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

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按韓議不及柳議遠甚雖百姓相殺父死不義則周禮令勿讎之矣或死於盜或死於淫則其子不得而讎之雖法官殺之父死至冤則春秋傳許復讎矣公羊傳本論五負事凡論復讎之獄者但追究本所以結讎之端可讎則以復爲義不可讎則以復爲罪如斯而已柳議明矣

## 義殺淫夫

洪武中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瞯其夫出卽入門登牀夫復歸校隱牀下婦問何故復迴夫曰天寒恐爾熟寢

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去有賣菜翁常供菜於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即出鄰里爲奸告累執賣菜人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制人引見上備奏其有願就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按此人自犯奸淫之罪以男而蠱女使之移情旋以不義而殺之不可曰義人也王者施以特恩非萬世之經法也惟我　先王之時長興民申汝倜殺不友其弟者特蒙恩釋見下篇此方是殺人而義者也

憤殺樵夫

西山義話云公州有一寒士騎款段馬蕭條過山下山
上有樵者數十人羅坐休息遥叫下馬寒士不聽樵者
羣下來拽下之議以陰莖納口中以示辱寒士力弱促
得恭受有一夫其莖甚強納口進退良久不拔寒士不
勝憤苦齕以咬之血出伊等亦散去後數日咬毒大發
遂至致命初檢覆檢皆請償命李節度源提督之孫也
爲瑞山郡守適到公州遂差查官查記入告于監司曰
此獄不當償命仍請酌放監司怒曰豈有口咬殺人而
不償命者乎李公爭之不已乃曰令使道當此境豈不
咬其莖乎監司大怒遂以公堂悖說狀請罷黜書記其

事報于政院 英宗覽奏疑之召承旨問之承旨具達其事 上曰李源之言是也令承旨當此境能不咬其莖乎人情所同不可罪也遂命白放查官勿罷

# 欽欽新書卷之三

經史要義三

貴戚濫殺

宋陳洎初爲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卽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屛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公怒曰何不以

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禍法不爾赦則自實其狀指琳琳又逆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而已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爲積善之報○按今人但以寬囚爲陰德遇獄先以傳生爲主不知爲死人償命亦爲陰德也

使臣濫殺

宣祖朝咸鏡南道節度使蘇瀚以私怨殺北道官奴二人拿鞫于禁府旣服議于大臣照濫刑之律臺諫以爲

因公事殺其管下軍民則可照以濫刑今以私怒殺他道之民當論以殺人 上以廷議二品以上皆曰不可論以殺人兩司復爭之屢月終不允○栗谷曰殺人者死在法罔赦瞽叟殺人皐陶執之而帝舜之力不可沮則蘇瀹何人敢肆意殺人而得無刑辟乎若擧八議之法則有司當照以大辟而或可以特恩貸死矣今乃照以濫刑之律則大紊國法矣二品以上無一人正議者朝廷空虛久矣安得以正事乎

使臣濫殺

肅宗朝鄭濟先奉使至關西殺人南相國九萬劄曰臣

行自義州至順安十邑之間聞鄭濟先殺人之狀係酷
異常本道之所已查朝廷之所已知今不必更陳竊在
朝家之所以處之者有乖於法意也夫議獄緩刑雖是
王者之所貴殺人之律未嘗容貸老耄免刑周家之美
制而殺人者雖年七八十未嘗以老耄得免原其本情
也罪之通規而殺人者雖誤殺戲殺非出於本情者亦
不許開宥豈不以被殺者之可閔非償命無可以解其
冤哉至若禁府議啓所謂奉命之臣與凡人有異者又
是古今經傳法律之所未聞若曰奉命之臣有異於凡
人可以殺人而不償命則未知天子之父其異於凡人

者與奉命何如而皐陶執之乎三章法約只曰殺人者死而已未嘗有貴賤尊卑之别歷代通行守以爲大經何嘗有奉命凡人之殊而請議於大臣果可謂天下之平耶大臣收議中所謂事非公事人非官人與嘗下濫刑一例從輕未知制法之意誠如此否者亦可以蔽此獄而畢竟以 仁顯兩朝之前例有減死流配之命蓋我國家法令之寛縱固已久矣殺人而入禁府者李曾一人之外未嘗有不蒙宥者何嘗問其奉命與不奉命哉該府所引權堣事在於久遠臣未之詳至於姜錫圭乃是臣從仕後事也。其所殺者乃錫圭祖母許贖之奴與

殺他人者疑若有間而其時該府初無奉使異凡人之議直請刑推累次加刑日月既久之後因審理減死未嘗以奉使之故減其罪也引此爲例不亦左乎且聞殿下既宥濟先又立斯令自今以後奉命使臣以私事殺人者使之償命臣於此尤不勝慨惜也今奉命殺人者若以爲可殺濟先何得以免死濟先之死若以爲可減後日之奉命者胡至於必死乎似此立法尤足以使國窺淺深而啓輕慢其必不能行於日後又孰不逆料而灼知也○答曰鄭濟先事予非不知罪名之甚重邦憲之難赦而特爲貸死者蓋以曾前此宥皆蒙寬宥則

獨於濟先還施償命之律未免用法之不均故也今則律令已定有何不能行於日後之理乎○按南公劉語恐有不審之病今按秋官司刺之注者施殺人亦坐固漢之律令也至若誤殺戲殺者司刺所謂過失也先鄭後鄭並云殺人不坐何謂亦不許開宥乎周官八議議貴議親則奉命之臣異於凡人可勝言哉臯陶執瞽腴前人並有疑難余亦有辨見上若如孟子之說周公議親之法其違於天理矣奉使出戰者殺人多不法曾莫一問獨於此嚴法不知其平也約法三章固無奉使異凡人之文亦何嘗有奉使同凡人之文哉此一段乞若有武勝

氣也大抵立法曰殺人者死或過此等議貴而得有減
未必非周官意也若其本事由於與小民爭貨色則不
在此論

官長濫殺 濫殺有律

國史 肅宗二十五年淮陽府使俞信一以儒生李友
白犯其前導棍打殞命信一因此就囚以友白之死歸
之於染癘禁府請行查江原咸鏡兩道乃得杖斃狀諸
大臣皆以不拘獄體只就其情節而斷定恐有後獘爲
言 上判曰殺人者死三尺至嚴而我國償命之律獨
不行於士夫以此外方官吏無所顧忌或因喜怒或因

私嫌濫刑殺人若刈草菅者豈不痛心哉今此俞信一棍打科儒之事渠既自服李友白之死於辜限之内亦已明覈而今乃拘於檢驗之未備有所輕重則死者幽冥之限何由得泄乃記昔在 孝廟朝有李曾以縛人沈殺之罪竟至杖斃等是殺人而信一獨逭刑章則曾必冤於泉下矣且無冤錄第九檢驗骨殖無定制例云憑何典例將骨檢驗定執致命根因仰照驗照勘明白研窮磨問鍾元七端的致命根因取責各各指準實詞牒留無冤依例結案（今所行增注無冤錄無鍾元七一段）雖以此觀之殺獄出於年久之後不得檢驗而若被害情迹明白則結

案依律之意也反覆思之信一實無可傳於生議者依法
律處斷政院遂繳奏曰殺獄檢驗法意有在該府之請
議大臣大臣之以此獻議俱出於慎刑獄慮後弊之意
請更詢大臣而處之○答曰法者祖宗之法决非爾
等之所敢低昂者也自古安有君上守法而臣下覆逆
以寬屈法者乎昔年鄭濟先救解之說極其紛然而苟
且之論至發於臺閣心竊慨然有所下教矣不料今日
舊習猶在作此放肆之舉信一之勢焰可謂重矣而李
俊白供辭中名官之棍打北儒而死何至償命之說大
行於搢紳云者誠不誣矣濟先之屈法未免失著則何可

再誤噫若使信一生出金吾之門是無法之國 祖宗之法予不敢撓改也繼下備忘記曰俞信一叚獄昭著難掩律以三尺焉得免死藉令貸死之命出於特恩職在近密者惟當爭執而况判府辭意實出重償命之律慰死者之寃此非繫於一時喜怒則汲汲覆逆欲傳生議者豈非可駭之甚乎承旨趙泰采李廷謙並罷職信一竟死於獄出國朝寶鑑

大明律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務而威逼平民致死者杖一百講曰倚恃官府威勢將平民凌逼以至自盡身死者經國大典官吏濫刑致死者杖一百永不叙用續大典云雖奉命大臣以私

事殺人者亦償命京外官吏法外用刑者雖邂逅致斃勿爲勿揀○按此諸文謹詳法意守令因公事殺人則免死以私事殺人則償命令此俞信一乃以唐突之微事濫殺他縣之儒生繫出私怒故　聖朝執法而不撓也又續大典注云守令打管下致死者杖不叙用自有本律而檢屍有特事體勿論

官長濫殺

野史南相國九萬劄曰臣過宣川府聞前清江萬户李景建聞鎭下士卒得銀田中施以周牢之刑仍使士兵軍官押去其家掘銀以來其得銀者逃躲於中路景建疑軍官之故縱捉送本府宣川府使李弘迹又施周牢仍

加嚴因將欲現出得銀者聞其病悉然後放釋死於被
刑後七日景建又聞死者之父有寃恨之言欲因事加
罪差營造監官以謀避侵辱爲辭報於監兵使監兵使
但見報狀使本府治罪弘述知託事中毒之狀又加嚴
刑使一次而致斃若曰景建之施周牢於得銀者意在
貪財則又安知弘述之施周牢於故縱者其意不在於
貪財乎若曰造意在於景建而弘述見欺則景建之言
於弘述明云得銀者初未嘗隱匿本情有何欺慢乎土
兵軍官設令有罪萬户自可治之何與於府使乎故縱
之罪設令明白笞杖亦可何至於周牢乎其父刑訊雖

誘於上司之題辭其子周宰又豈上司之所題乎且搆成兩罪雖在於景建手斷二命實出於弘述論其罪犯弘述宜重而王府照律弘述僅止於棄告身景建乃止於徒三年處置景建固亦輕歇而弘述之罪減之又減反輕於濫刑之律只以決人不如法蔽之輕重無準法不當罪爲官吏者旣無畏戢而彼寡妻孤兒呼籲怨悉合痛船哀於蔀屋之下者爲如何哉 臣愚以爲今雖不得加律於景建亦宜更處弘述以重法毋使景建反有不均之冤也○答曰辭意極其峻正令人不覺嘉嘆也

李弘述當令該府更稟加罪

## 豪奴濫殺

後漢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晝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謂不用箠械而自手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之終不肯俯帝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震慄

豪奴濫殺

世祖十四年仁山君洪允成婢夫過洪山入羅季文於路責以無禮使驛吏毆殺之縣監崔倫怙於權勢只囚驛吏餘悉不問允成兩奴又奪驛吏以去監司金之慶又託赦令一皆放還反以季文妻父尹耆謀害允成捕繫于獄會 上幸温泉季文妻尹氏哭於行宮外 上召尹氏親問爲之惻然即拿之慶倫并允成鞫之婢夫與兩奴並置極刑

豪強濫殺

梁司徒楊州刺史臨川王宏妾弟殺人匿於宏府上敕

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

豪族濫殺

葛源爲洪州司理叅軍州将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将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将必屢公効不爲變

豪族濫殺

世宗十年刑曺判書徐選之弟達殺新昌吏表藝平推官等令首從以奴爲首且聽其私事覺上命前後推官觀察使並下金吾擬罪有差

## 私殺奴婢

國史 世宗二十六年敎曰國俗嚴上下之分奴婢有罪而其主殺之例皆右其主而抑其奴此誠美意然賞罰人主之大柄以人君而殺一無辜猶此不可況奴婢雖賤亦天民也豈可濫殺無辜人君之德好生而已坐見無辜被殺寧不惕然自今奴婢有罪不告官而毆殺者一依舊例科斷如有炮烙劓刵黥面刳足及或用金刀木石一應慘酷濫殺者其當房人口依律屬公

大明律云若奴婢有罪其家長及家長之期親若外祖父母不告官司而毆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杖六十

徒一年當房人口悉放從令若家長毆雇工人因而致
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絞若違犯敎令而依法決
罰邂逅致死及過失殺者各勿論　續大典曰不告官
擅殺其奴婢者用大明律杖徒之法而如當房入口悉
放從良之文勿用

私殺婢夫

國史　太宗五年元尹李伯温殺其婢夫　上赦其罪
大司憲李來等請曰古者天子之父殺人司寇執法而
論天子不得而私焉願置於法以慰無辜飮泣之魂再
三申請　上曰可黜諸都外來等伏閤固請　上令宗

簿寺同巡禁司杖流咸州憲府縛送之 上怒縛持平
李洽下巡禁司獄來曰伯溫之兄在前朝殺人伯溫今
又殺人是伯溫兄弟實汚殿下好生之盛德也所以縛
送者慮其逃也 上曰卿非李氏社稷之臣乎何待宗
親如是也來曰臣等非所以辱宗親乃輔 殿下之德
也臺官皆退待罪諫官趙叙等請曰李洽執法不變請
釋其罪以慰人望 上遂釋之
大典附錄 正宗癸丑下敎云人家率接之婢夫向妻
上典肆發惡言情理絶悖而妻上典治罪邂逅致死者
多爲成獄情非絶悖治罪邂逅者獄具然後草記禀决

十二月刑曹啓下関 臣謹按自茲以來婢夫被殺者多不償命竊念婢夫不可緊言或朝官士族畜人之婢以爲妾者亦將以婢夫論乎雖賤隷之仰役者其罪應死則法曹自當殺之罪不應死而乘忿濫殺者胡不償命　國初宗親殺其婢夫憲府力請置法噫其嚴矣

叛怨弑主

李亦輝爲石城縣監扶餘人陳姓者與其姪至林川奴其奴貢奴夜聚黨練二陳殺其叔而投屍江中姪走免自訴于郡郡守洪世亨受賕謂奴有女而兩陳爭之姪殺叔奴實被枉獄且成矣會按使屬公同聽公至詰諸

情辭大反又抑陳姪使不得入公叱吏呼入曰獄當兩造姪備道顚末公命吏取案讀之使聽曰前供如此今變辭何也姪大驚洪自知情見俛首不敢復出言是日公獨治其獄以奴弒主請刑洪聯署不敢爲異

繼母殺父

漢景帝後元年廷尉上囚有防年者其繼母陳殺其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傍帝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絶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

## 繼母殺父

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其夫其子又殺之沉季彥（沉慮子）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絶不爲親則凡人耳且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其下手之時母名絶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擅殺當之梁相從之（出北史）○星翁曰此非難曉者子以父心爲心其父有知必命殺之子其遵之耶但所生母則奈何不爲沒也妻者不爲白也母非母則凡人也

然母出而不爲父後者猶服雖出母而母之名猶在也其忍手犯之耶鄕里有人私於婢婢自有夫杖而死其子旣長聞之曰父因母而死是與弑也何忍母之乎遂逃不知所終余聞之曰此氓正得義理之中人情至處不敎而自曉如此凡遭此變者當以此氓爲準

謀弑繼母

唐杜亞鎭維揚有富民父亡奉繼母不道元日上母壽母因賜觴於子疑有毒覆地而墳乃詬母母附膺不伏執詣公府亞詰之曰爾上母壽酒從何來曰長婦執爵母賜爾爵又從何來曰亦長婦長婦爲誰曰此子之婦

也亞訶之曰毒因婦起柰何誣母遂分劾乃夫婦同謀

誣母也遂置法

弑母行賂

宣祖十四年朴氏獻爲江原監司時積城縣民存伊弑

其母獄既成民獻㑹妓受重賂請釋民獻託以親間拿

致營獄遷放之民情憤欝事發更鞫于禁府三省交坐

詞證歸一不服杖斃民獻抵罪

弑父辨誣

宣祖二十二年龍山富人尹百源身死其妾子等告誦

女尹氏行毒弑之遂設鞫　上答委官些啓曰尹氏生

自深閨一朝驅迫與獄吏相對亂杖之下魂飛魄散其不殞絶幸矣指辭何得不錯若執此詞直加酷刑恐至寃矣天下之罪無大於弑父當參其情理致其詳慎其父長在龍山衆妾際列諸客相對外來之女何以毒弑百源平日疑其進毒不食女家之餽信如斯言其女來到唯恐揮斥之不速豈使接跡於其家自取毒死乎衆妾厥有多子嫡妻只有此女今此指告出於厥輩之口人心其可服乎若以平日不順之故而指為弑逆則天下不順之子多矣無乃奴婢凶惡者乘其來到嫁禍置毒耶三妾在側不可不問並加刑訊

殺母奸夫

國史　肅宗九年　上謂金錫胄曰刑曹有百年殺獄事卿聞知乎母有奸夫其父痛心致疾臨死遺令必報讎一日奸夫來在其母之室百年不勝其忿且不忍負其父遺言遂刺殺之事發不自諱矣錫胄曰臣曾見漢史有妻殺夫而其子又殺其母景帝不能決時武帝稚年在傍曰其母殺夫時便不成其母有何不可殺之義景帝大奇之此可據也後因旱疏決特釋之該曹執不可遂流之○按此與漢防年之事情例絶殊不必引也續大典云其母與人潛奸其子於姦所刺殺奸夫者叅

酌亞配

父母殺子 賈 蘇 俞 虞

後漢書云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寇賊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治其罪賊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蘇軾與朱鄂州書云岳鄂間田野小民例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節

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顧公告以法律諭以禍福依律行遣此風便革○又俞偉宰劍之順昌民入生子多至三四者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廷也偉作戒殺子文以諭之全活千計○虞允文知太平洲民歲輸身丁錢稍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棄之稍長即殺之允文代以荻場民知父毋之樂○鏞按中國多產子不舉之俗或以俗忌（如五月五日生者）或以貲貧或以富重而我邦惟一明川事見於國乘然議其律者當原情而定罪不可與用意凶慘者同論也

父毋殺子（補疏明律）

國史 肅宗七年咸鏡道明川寺奴山奉妻莫今産子欲殺之被人救止問情則以爲凶乞中産子萬無保育之理不得已至此監司尹堦以聞該曹覆奏言父母殺子女者受教中論以一罪此則已殺之謂也請依律文杖六十徒一年判曰雖因禁抑未遂凶計原其心跡與殺無異不可不斷以一罪以正風教領議政金壽恒議曰北路之民雖極頑蠢手戕其赤子豈其本情哉蓋其生理之艱賦役之重比他道特甚父子不相保誠可哀而不可惡矣且未殺與已殺者不同施以次律似合酌處 上命依議施行

肅宗十年戶曹參判徐文重上疏言律文中父母之殺子罪止杖徒意蓋有在而 先朝受教父殺子兄殺弟而事係故意者論以一罪欲懲殺子之惡而反與弑逆之罪同歸殺死其所以重其律乃所以亂其倫也 上曰父母殺其子者自今一依律文施行如有情節痛惡不可不別樣處斷者隨時稟定

大明律云其子孫違犯敎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理毆殺者杖一百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續大典云父母殺子女兄殺弟而其用意凶慘者並以鬪毆殺律論註云謀殺子女而未行者遠地定配 又有一依律文施行之敎 ○按漢貫

彪之法殺子與殺人同宗律徒二年並見上大明律續大典又各不同蓋父母殺子其情萬殊不可一槩論故其情哀者罪至徒年用意凶者律如殺人又如石碏殺子春秋許爲純臣瞽瞍謀殺子古今皆稱惡人大典所言者蓋因爭財姦淫或惑於後妻視爲讎敵以至謀殺者也故 聖教令一依大明律其用一律者令隨時稟定也

以孝殺妻

國史 英宗三十三年命啓覆罪人卜道咸減死定配道咸北民也妻不順繼母道咸毆之至死誘以自縊

上覽其案教曰子爲繼母而打其妻母爲其子而滅其痕爲不孝之婦償命其夫豈王政乎特命減等

大明律云凡妻妾因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殺死者杖一百若夫毆罵妻妾因而自盡身死者勿論

宥姑殺婦

唐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鬪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戕其母非教也竟得減死出唐書○按訓誨鞭扑者如是可矣平山之民溪姑暗殺其婦見下篇若是者雖母殺其子不可原也

誣婦殺姑

漢于定國爲廷尉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勤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我老久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吏驗治孝婦自誣服于公爭之不能得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

兄弟爭死

南史袁彖在江陵縣人苟蔣之兄弟爭死彖曰辨讞之日友于讓生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

死○按歷觀古史以及　先朝之詳刑考凡兄弟爭死者莫不傳生而愚民於兄弟同犯之獄鮮能出此斯則敎化不明故也詩云脊鴒在原兄弟急難凡今之人胡不由矣昔姜肱遇盜更相爭死遂兩釋焉見小學趙孝弟禮爲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曉其意俱舍之見五倫行實盜猶然矣況於風敎之所出乎

兄弟爭死繼母特慈

秦潤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潤夫病且死與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

長子法當誅榮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榮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榮氏之行歎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趍死以從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復其家

兄弟爭死

國史 仁祖七年刑曹啓言李克誠殺人當死其弟克明自言爲首犯兄弟爭死 上曰死者人所共惡克明爲其兄自服此實君子之所難而薄俗之所罕其原也

以彰其善◯按近來習俗多文兄弟共毆者多能爭死恐不可一切兩免之也

兄母代死

漢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之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姓軍氏）並詣求貸其命因縊死應劭據正典刑有可存者議曰次玉以清時釋其私感朝息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猶妄自投斃◯按應劭之議蓋云愚佷無知詐雖在於代死王法至嚴命難饒於有罪倖門一啓流弊無窮將使悖子頑弟幸逭宜被之律慈母仁兄枉受自戕之悲皆王者之所宜慮也

## 嫡妾誣告 誣獄 冥報

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沈香者澣衣井傍其嫡子墮井死妻訟于州必以謂沈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謂沈香解脫不合睦意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沈香東坡詩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邢頗從仙人遊乃容叩以未來事邢終拒之不答尋語所親曰如沈香何睦爲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 遺鞘詞盜

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有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或疑張堤行刧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楚誣服悅疑之乃引毛奴兄問曰殺人取錢當時應有狼狽有所遺曾得何物曰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言其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詰之具服

## 屠刀辨盜

唐劉崇龜鎮南海有富賈子泊船江岸見一高門中有美姬少年戲曰夜當詣宅姬亦無難色是夕果啓扉待之少年未至有盜入室姬不知欣然往就之盜謂見擒

以刀刺之遺刀逃去少年繼至踐血仆地乃見死者走出船夜解維而遁明日其家跡至岸岸上人言其家有某客船便發遂訟公府遣人追捕訊吐情唯不招殺人崇龜閱所遺刀乃屠刀也因下令曰某日大設合境屠者皆集以候宰殺既而放散令各留刀翌日再至命以刀因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是某人刀耳亟往捕之則已逃矣於是以他囚合死者爲賓人子使夜殺之逃者聞而還乃擒置法賓子以入人家杖背而已

放嫗詗奸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迯妻歸寧有魏州王衛楊

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王衛刀殺迯其刀却内鞘中正等不知覺也至明店人趂正等拔刀血甚狼藉因禁正等栲訊苦痛遂自誣服上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至則總追店人年十五以上者集爲人數不足放散惟留一老嫗年八十餘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即記之明日復爾如是三日并是此人因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出與老嫗語者餘並放散問之具服云與迯妻奸殺

縱兒捉賊

唐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人名也）懷刀而悍（性本兇）訊諒已伏思彥疑之晨集兒童凡數百暮乃出之如是者三因兒出亦有問之者乎皆曰有之即物色其人而訊之於是果獲眞盜

店主舵賓

唐韋皋鎮劍南日有逆旅停止大賈賫貨萬計因病而舵之隱沒其財因而致富公知之又有北客蘇延賫販於蜀得疾而卒以報於公公使驗其簿籍已被店主易換公乃尋究經過客勘於里俗詞多不同遂劾店主同店者立承欺隱凡數千緡與吏二十餘人分張悉命赴

法由是劒南無横死之客

非黨殺徒

宋韓琦知審院先是盜殺同黨旣自已䊸捕例不抵死公曰此但幷有其貨或䊸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出東都事畧）○按漢張敞守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由是盜賊解散吏民翕然又漢光武時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則盜殺同黨而免罪自漢已然今盜之相殺非由縣官招諭其情異也

執記獲盜

皇明周新按察浙江而初來時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卽木刻私印打布爲識者）汉至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志同者鞫之卽劫布賈賊也悉以其贓召布賈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

釋冤獲盜

姚熊學仲孫爲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其盜者嗣宗喜曰當

獄當如是也○按凡殺獄不知犯人者每疑平日結怨之人然旣與結怨衆所共知一有殺死疑必有歸苟有知覺豈爲是乎故凡遇此獄宜細察情理不可但憑苦主之說遽斷爲犯也

留屍盜婦

五代時有人行賣田見其妻爲人所殺而失其首妻族乃執壻送官嚴訊復從事疑之請緩其獄更加窮治太守許之乃追封內仵作行人編供近日與人家安厝暮家多少去處一一面詰之又問頗有擧事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近於豪家擧事只言死却傭子五更初於墻

頭舁過凶肆（尸柩也）輕似無物見瘞某處亟遣人發之但獲一女人首即將對屍令其夫驗認云非妻也縱奴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傭丐函首瘞之以尸易此良家婦私蓄之豪人棄市婿乃獲免（玉堂閒話）

留屍盜嫂

宋時太平州有一婦與小郎同出遇雨入古廟避之見數人先在其中小郎被酒困睡至晚方醒人皆去矣嫂已被殺而尸無首驚駭號呼被執送官不勝㩭掠誣服強姦嫂不從而殺之棄其首與刀於江中遂坐死後其夫至廬陵於優戲場認得其妻諸伶悉竄捕獲伏法蓋

向者無首之尸乃先在廟中之人也令人斷其首易此婦人衣而擕去

姦僧變形

張詠知益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旣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自被剃爲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濟僧殺妓

靈隱寺僧名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已久衣鉢蕩盡秀奴絶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不納了

然怒擊之隨手而斃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箇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付市曹處斬

## 盜斷婦腕

宋呂公綽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於外盜夜入舍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奸狀伏誅

盜覬僧妻

高麗鄭云敬爲全州牧恭愍王時有僧娶妻家居者一日出外爲人所殺其妻訴于官無證久不决云敬卽問其妻有所私者妻曰無但鄰有一男常戲曰老僧死則事諧矣於是執其男置外先鞫其母曰某月日汝子在家耶出外耶母曰是日自外來言與友人飮酒醉困卽問其男所與飮酒者誰卽自服云敬即道傳之父

鬼哭詮奴

順菴政要云南郡一女子行摘木綿有耆齋總角秀才見而悅之挑誘不拒約夕往旁有雇奴竊聽之先往女

子拒之奴拔刀殺之秀才後至見血流驚還明日女家跡捕之申于郡守守疑不决密令人詐爲鬼夜哭女子藁葬處詐云你這兇人胡爲殺我我今殺你除了一個慈悲佛誰肯赦你我今渴餓真正不耐你又不將殘杯冷肉沾救我我今殺你决不放你其聲煩寃村中傳以爲怪奴入山供養又以酒炙夜祭女殯遂執之

宿海得屍

蔡君山爲長溪縣尉縣媪一子漁於海而亡媪指其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不水死乎且誰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

曰愠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跡與愠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愠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 出歐陽公文集

綱水得屍

馬亮知洪州有父子同訢失其家婦公潛諷胥吏訖詢所居知其前後皆有津涉密選幹吏綱于水中翌日而獲沈屍即辰而辨謀殺

爬江得屍

李右相浣武臣也治獄詗盜狒稱新明嘗爲司寇民有

與名官李㫜訟者李相石民一夕民不在求不得疑㫜
殺之縣重賞購其屍沿江上下設械罨鉤爬經旬不得
李別使人譏察密囑曰有終始如一者捕之都民或三
四日或六七日意闌則去有一人自初至終混在衆間
倡言難獲於是捕而訊之果是殺者也得其屍㫜竟在
獄中

風葉得屍

明周新按察浙江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
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
寺僧殺人理其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卽

款服

尾蛇得屍

葉宗人爲錢塘知縣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爾有冤乎吾爲爾理蛇卽出遣隷尾之入餅肆爐下發之得僵屍蓋肆主殺而瘞之也邑民以爲神

斬丐充首

宣歙間有强盜夜殺一行旅棄尸道上携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切欲得首結案乃嚴督吏胥徧行捜獲一丐者病卧窰中卽斬以應命因亦久厭拷掠誣服被罪後半

年強盜始獲始知所斬首乃婺歙縣界葢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吏以丐者應之也

髡儒作僧

順菴政要云近世某郡士人多會于佛寺僧徒皆之至與之格鬪一僧被杖而到僧倡言僧死矣士人一時迸散有一人致命於亂石間俄而僧倒者復起而得士之死者髡頭被衲作僧㨾告官官重勘衆士人而死人之家不覺誤以爲迸罪也後寺僧相鬪類洩言覆之果然噫其詐亦巧矣誰能知之以此求之則訟獄之如是者非一二治獄者當推類而察之

## 稻芒執犯

後漢周紆爲召陵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道傍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死人所若與共笑語陰察視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曰惟有廷掾耳又曰鈴下曰外頗有疑吾與死人共笑語者否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詰之具服

## 毒酒發奸 龐安赦夫

宋范純仁知濟州録事叅軍宋儋年中毒暴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歛口鼻血出漫汙幎帛

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爲寵妾與小吏爲姦也付有司按治具服因會客置毒在鼈肉中(知宋不食鼈免詐服如此)公曰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宋君果不嗜鼈炙爲座客所幷乃客散醉歸置毒酒杯中而殺之罪人覬他日獄變爲逃死之計也人以爲公發奸擿伏如神明○按旣服其毒猶隱其酒此獄之所以難知也昔趙公某爲平壤府尹一日暴卒知由毒酒而監司不能發其奸嗚呼寃矣

左匙辨殺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一陽曄治之(一云知端州)至則決滯獄

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按凡被刺被打之獄兩人混毆者專以手勢辨其正犯左右手察其便用尤妙訣也

## 左匙辨誣

宋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强奪之不能乃自斫

其右臂誣以殺人律凡使用金刃四罷雖辜未死亦係故殺官司莫詰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匙箸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死後假燒

吳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家疑而訴之於官妻拒不服舉乃取豬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活者有灰因驗夫口中無灰以此鞫之妻果伏○按無寃錄辨生前死後火燒之法專以口鼻之有灰無灰腦中之有烟無烟

定其眞假或此法文著於張舉之後歟抑張舉之前已有此法文也

油傘見痕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都無傷跡一老書吏求見曰此易辨也以新赤油傘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出夢溪筆談）按無冤錄洗罨法有明油傘看痕之說老吏之術有所本也

櫸柳作痕

宋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

公占使前以指捏之曰乙眞甲僞也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膚青赤如毆傷者剝皮橫置膚上火熨之如棓傷水洗不落但毆傷者血聚而硬僞者不然

## 野葛中毒

宋賈昌齡爲饒州浮梁尉其俗輕死與人有怨往往先食野葛以誣之昌齡輒能辨之○按此卽圖賴之俗

## 荆花中毒

兗州府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而死翁姑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箠楚婦遂誣服自是久不雨許襄毅公進時宦山東曰獄其有寃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

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酖毒殺人詐之至寧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投酖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繇道路婦曰魚葛米飯度自荊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荊花於中試諸狗彘無不立死者婦寃遂白卽日大雨如注

旱蓮中毒

宋汪待舉守處州郡民有飲客者客醉臥空室中夜酒渴索漿不得乃取其花瓶水飲之次晉啓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究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死囚立死訟乃白○按本草旱蓮草一名鱧腸味甘

酸無毒其用甚多今此處州之客飲旱蓮而死未可知也春渚紀聞云歙客經潛山見蛇腹脹甚齧一草以腹磨頃之脹消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爲腹脹所苦客取藥就釜煎一杯飲之頃間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骨客挈裝而逃至明主人不測何爲反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見名醫類案）蓋誤毒草而死者亦或有之此又不可不知也

醫藥救死

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鬬者訢于州一人流血被面腦

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內自擣藥令舁至幕廝委謹享廝子及幕官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覆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卽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訟息○按牧民之官視民如子如有被毆傷瀕死者官爲之醫治無至致命實陰德之大者也與兩死曷若兩生之爲無事乎

賂獄竟死

越范蠡出齊稱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乃裝黃金千鎰遣其少子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欲自殺朱公不得已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進千金莊生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害於楚楚王曰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王乃封三錢之府將赦恐有盜故先封之楚貴人曰王且赦長男以爲弟固當出復見莊生莊生知其意欲復得金曰若自入室取金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今道路

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敀赦楚王大怒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按吾東之法殺人者雖會赦不宥而中國已自范蠡之時殺人者會赦得放漢靈帝時張成能爲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七日而赦皆非三代之令典吾東法是也